

—

2002年10月,看着粉嫩粉嫩的兒子,胡敏心如鮮花在盛開,反復地說着:“你的名字就叫郝執一。”

時年28歲的胡敏是四川瀘州人,自小父母離異,她跟着父親生活。後來,父親再婚,她被寄養在親戚家。高中畢業,胡敏進入瀘州化工學院讀書。在那里,她與來自四川眉山的學子郝義忠相識,他的穩重、沉默,如磁石般吸引着內心缺少安全感的胡敏。

2004年4月,成人高考只剩下最後三門沒過關的胡敏邊工作、邊備考,每天休息不足三個小時,出現了頭疼、流鼻血的症狀。郝義忠帶着她去醫院檢查。5月5日,胡敏拿到了檢查報告:她患上了三期鼻咽癌,而且癌細胞已轉移到頸部淋巴。

回到家,胡敏抱着一歲多的兒子流了一整夜的眼淚。在全國成人高考開考的那一天,胡敏把準考證放進書里夾好,來到重慶住院。胡敏在心頭反復默念的是:自己沒有享受母愛,一定不能讓不幸再降臨到兒子身上。

這次住院耗費了3個多月的時間。經歷過手術、放化療,從110多斤瘦成70多斤的胡敏被丈夫抱回了家。出院時,主治醫生告訴郝義忠:胡敏的病情並不樂觀,多則一兩年,少則五六個月。

住院花光了夫妻倆所有的積蓄,還欠了不少外債。偏偏化工廠的效益日漸下滑,幾個月發不出工資。在家休養一段時間後,胡敏做出了一個決絕的安排:獨自去上海打工。走前,她含淚告訴丈夫:“照顧好兒子,我不想讓你們的生活那麼累。”

憑藉着良好的溝通能力,胡敏很快找到了一份酒店大堂經理的工作。她隱瞞病情,像正常人一樣從早上9點干到晚上7點。每月發下工資,扣除藥費後,她把剩餘部分悉數寄回家。胡敏告訴自己:大家終將要適應沒有她的生活,兒子有丈夫照料,她可以無所牽挂,盡己所能為家人減輕一些生活壓力後,靜靜地走開。

—

胡敏在外待了一年多,2006年初,郝義忠打電話讓胡敏回家。原來,在胡敏離家後不久,兒子郝執一就不太對勁,自說自話,無緣無故會突然大喊大叫,在幼兒園因為打小朋友經常被老師關在廁所里。

胡敏心急如焚地趕回眉山。走進家門,看到虎頭虎腦的兒子,胡敏激動地把孩子抱在懷里親了又親,可郝執一卻毫無反應,只是面無表情地玩着自己的玩具。胡敏提高嗓門說:“郝執一,媽媽回來了!”不想,孩子立馬像受驚的小鹿一樣,跑到沙發上蜷縮起來,雙手捂住耳朵。

胡敏的心頓時被不祥的感覺揪得緊緊的。第二天,她和丈夫帶着兒子到當地人民醫院檢查,檢查結果觸目驚心:自閉症!這是一種神經系統的疾病,患者對一切缺乏反應,孤獨地生活在自我世界中,因為病理知之甚少,治

療難度很大。

兒子七個月就開口叫“爸爸”,一向能唱能跳,聰明活潑,怎麼可能是“自閉症”?醫生解釋:自閉症有些是先天基因變異,有些是後天環境影響,有些甚至是中年才患病。夫妻倆不能接受,一邊買來自閉症的書,一邊把兒子帶到成都、重慶和北京去檢查。經濟上早已經人不敷出,結果卻沒有絲毫改變。

親戚朋友得知消息,紛紛勸胡敏:你只剩半條命,孩子的病又沒有希望,不如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或者像許多自閉症家庭做的那樣,把孩子關起來。胡敏整夜整夜地摟着兒子,腸子都悔青瞭:如果她不固執地離開,孩子是不是就不會生病?如果她多些關心,孩子的病是不是能早發現?

晚上,胡敏給最疼愛自己的奶奶打了電話。清晨,她一頭紮進了城外冰冷的河水里……

不知過了多久,胡敏醒來,已躺在自家的床上。原來郝義忠一直留意她,她剛投河,郝義忠也跳了進去。

胡敏哭得撕心裂肺。郝義忠牽過兒子,大手抓着小手給胡敏擦眼淚。郝執一盯着胡敏的臉,一遍一遍地用手在她的臉上撫摸,胡敏苦澀的心被這雙小手揉得暖暖的:這是她的兒子呀!

胡敏覺得自己所能做的就是與病魔抗爭,同時,只爭朝夕,給兒子漫長而注定艱難的人生造一根可以稍稍依仗的拐杖——而這將是她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

死過一次的胡敏又活了過來。而心一旦認準了方向,便不再累。

為了節約開支,她省去了醫生讓她服用的增強抵抗力、止痛的藥,只服用抗病毒的藥物。聽說蝸子、癩蛤蟆、蜈蚣等動物對控制癌細胞有效,她就讓丈夫從藥店買,或者從民間收集。

此時,因為手術的影響和放化療的副作用,胡敏的白細胞常年在3000點徘徊,低燒、低血糖、低血壓,味覺系統沒有任何感覺,只能憑着本能和意志吞咽食物。生存對她來說是辛苦的,可既然選擇了守護兒子,無論如何都要咬牙堅持。

胡敏和丈夫開始帶着兒子四處治療。聽說自閉症孩子通常前庭發育不好,而成都一位海歸開辦的“感統訓練”對促進大腦前庭發育非常有用後,胡敏向朋友借錢,帶着兒子過去學習。因為條件先進,訓練一次就要收費100元。

胡敏急中生智,買來一條圍巾,用圍巾在器械上丈量長度,又通過自己

的身高和腳步丈量高度。培訓人員奇怪地看着胡敏拿着圍巾在場上來回走動,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胡敏和郝義忠拿着偷來的數據,在眉山的家里為兒子建造訓練器材。買不到訓練平衡能力的轉桶,胡敏就讓丈夫找來碾米時的大漏斗,兒子坐

到近乎虛脫,可讓郝執一走進人群是讓他走出自閉的必須途徑,只要身體不是特別糟糕,胡敏每天都堅持帶兒子出門。

—

胡敏想為兒子保駕護航的信念是如此強烈,2009年,她跨過了醫生所說的最長5年的論斷。

每年新年,胡敏都會給醫生發拜年短信,而醫生給她的回復是:“你的短信是我最好的新年禮物,你是我所有病人的榜樣,繼續加油。”

在胡敏殫精竭慮的教導下,7歲時,郝執一終於能一筆一畫地寫出自己的名字,並且聽從胡敏簡單的指令。可在這時,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擺在胡敏面前:郝執一如何讀書?

胡敏最初想到的是特殊教育學校,可校方的回答非常明確:自閉症兒童有攻擊性,不能收。

特殊教育只有一所,胡敏放下驕傲、削尖腦袋也想把兒子送進去就讀。後來,郝義忠的同學輾轉通過朋友的關係,找到了一名在特殊教育學校做護工的人,那名護工偷偷把胡敏和郝執一帶進學校觀摩。郝執一竟對殘疾和長相有缺陷的兒童產生了興趣,他歪着嘴、縮着手就模仿起來。一看這架式,胡敏趕快帶兒子離開了學校。

這次意外讓胡敏意識到,把模仿能力很強的兒子送到特殊教育,很容易讓他迷失正確的標準。一個大膽的想法進入了胡敏的大腦:為何不能讓郝執一進入正規的學校讀書?

在胡敏為郝執一進學校而苦惱的時候,2010年後,胡敏疲憊的身體出現了新症狀:頭暈、耳鳴,眼睛無法正確對焦——原來,她的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腦,壓迫了神經。她愈發清楚地知道:她能為兒子出點力的時日可能不多了。

這一年的冬天,郝義忠的一名老同學告訴他:重慶有家醫院引進了新技術。胡敏一家來到重慶,醫生經過詳細的檢查後,認定郝執一患的是自閉症中的吸引性綜合症,可以在大腦的皮質和白質之間注入胚胎干細胞,來激活、修復大腦,緩解或者解除病情,總費用需要不下13萬。

昂貴的費用讓兩人的心又變得

沉重起來,胡敏夫婦決定將惟一的房產賣了籌錢。再加上朋友的捐助,終於把郝執一送進了手術室。

那次手術很成功。經過半個月的穩定期,和其後3~6個月的激活和分化,干細胞開始轉化為郝執一自身的大腦細胞。有次看到胡敏因膽囊發炎而痛得眼淚直流,郝執一突然石破天驚地問了胡敏一句:“媽媽流淚了嗎?”胡敏堅信兒子的大腦機能正在恢復,而這一切都是他未來向好的開始。

那之後,胡敏忍着病痛,一邊給郝執一教各種歌曲、給他看更多的光碟,一邊向教委求助,希望能給郝執一提供一個上學的地方。

最終,眉山市一家小學同意接收郝執一,併且答應在校內劃兩間宿舍出來,給胡敏夫婦做住所,方便他們照顧郝執一。

2012年3月,胡敏帶着郝執一走進了教室——郝執一成為中國第一個進入普通學校讀書的自閉症患者。

上學伊始,郝執一在課堂上喜歡尖叫甚至推人,胡敏就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兒子身後,手上拿着一根褲帶,每當郝執一起立想調皮時,胡敏就揚起手中的褲帶在他面前晃,郝執一只得乖乖地坐下。而為了鼓勵班上的孩子多多與郝執一接觸,胡敏偷偷地給小朋友們買零食,以此來吸引孩子們走近郝執一。

慢慢地,郝執一已經能正常地在教室安靜地坐上45分鐘,然後,中午自己從學校打飯回家來吃,吃完飯還會自己洗碗。而在鄧廟小學孩子們的心目中,郝執一也不再是個特殊的小孩,他們約他一起做遊戲,即使偶爾被郝執一控制不住情緒伸手打了,大家也不去責怪和計較。這種和睦的氛圍讓郝執一發怒、打人、自言自語等自閉症症狀有了很大的改觀。看着與小朋友一起嬉鬧的兒子,胡敏懸着的心終於慢慢放下。

—

2012年,胡敏帶着郝執一坐車到動物園遊玩。虛弱的胡敏因體力不支暈倒在地,郝執一嗷嗷大哭,胡敏很快被送到醫院,醫生告訴她:癌細胞在大腦生長,壓迫了血管導致了昏迷,她可以選擇開顱手術進行治療。考慮到家里的經濟狀況,胡敏拒絕了,僅開了一些抑制大腦癌細胞生長的藥。因為身體虛弱,6月的初夏,她得蓋三床棉絮、一床毛毯才能感覺得到溫暖。

生命似乎在一點點消褪,胡敏有不捨,卻不再似得病之初的絕望和悲傷。對於兒子,胡敏內心也會湧起感激:正是他的存在,激發了她生命的潛力,這種母子情緣雖然異常辛苦,但何嘗不美好?

回望一路跌跌撞撞、哭着笑着走來的路,胡敏的收穫還有更加純粹的感情,更加堅強的意志,更加豐盈的人生。所有當初看似不能承受的苦難,都變成了生命中最甜美的負擔,最幸福的重。她覺得:有時,生命的絢爛,正是因為有了“重”的存在。



## 不死不休的愛

文: 賞荷

在中間,自己反復推送,讓漏斗載着兒子旋轉;買不起規範的大鞦韆,夫妻倆因地制宜,在餐廳里裝上木橫梁,用兩根長繩索穿過橫梁做成鞦韆。

從郝執一4歲開始,胡敏每天下午都在家給他做這些訓練,然後教他刷牙、穿衣、洗臉等生活基本技能。推漏斗和盪鞦韆都是力氣活,一推一蕩就是幾十、上百次,胡敏只好找個有靠背的椅子,坐在椅子上用力推送。

除了身體訓練,每天上午9點到11點,是雷打不動的文化訓練時間。因為自閉症的孩子對外界沒有反應,只得靠成千上萬次的重複來讓他們記住知識。胡敏味覺失靈後,也沒有了唾液,為了加深兒子的記憶,她得反反復復、不斷地重複,常常說話不到半個小時,嘴巴上就泛起一圈圈白沫。

為了增加郝執一的生活常識,胡敏買菜都把郝執一帶在身邊。看到白菜,她就告訴兒子:“郝執一,這是白菜。”郝執一就會重複。胡敏又大聲說道:“白菜又青又白,是吃的。”郝執一卻不願重複,當胡敏又強調一遍時,他不耐煩地打胡敏;被胡敏喝斥,他就把大拇指緊緊地咬在嘴巴里。胡敏連忙安慰他:“執一乖,不咬自己,咬媽媽!”郝執一松開了自己的手指,卻把媽媽的手指咬得緊緊的,不一會兒就一排血印。

比傷害自己更可怕的是,郝執一還打人。每次帶他外出,胡敏的精神都是十二分的緊張。雖然每每筋疲力盡

人生無奈。荒野無燈。如果他還活着,相信他的回答一定比廖丹還解渴:“少扯淒美,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吧!”

—

為讓老婆活下去,吃低保的41歲男人廖丹私刻醫院圖章,四年騙取醫院透析費17.2萬餘元。此事一經披露,社會反應不一,有呼籲“嚴懲”的,有希望“重罰”的,然而更多的是同情,因而被稱為“最淒美的愛情故事”。

其實,“淒美”也罷,“愛情”也罷,未免都“網資”味重了。所謂“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人生無路時,不是身臨其境者,很難表達其中之況味,有的話,還是廖丹他自己說得確切:“說啥愛情,不就是家里這點事!”

家里那點事,就是讓老婆活下去!當你卡里沒錢,醫保沒門,告貸沒路,而人還得活下去時,你是找紅十字會?還是某工會?抑或信訪、媒體?

這就是燈下黑。人生無路,荒野無燈時,誰不“醫得眼前瘡”再說的?事實上,類似的故事,在我們又何嘗沒有發生過呢。

—

年前整理老屋時,發現一只放大鏡。那是一種用硬板紙製作的夾眼式放大鏡,表面已經很有些“包漿”瞭,

如同現在修表匠還戴的那種,所不同的是,這只放大鏡是老爸三十年前自製的。“文革”後期,生活資料高度匱乏。母親的肝硬化已相當嚴重,為嚴控體內“氨”的生成,醫囑嚴限動物性蛋白,而最理想的蛋白,就是豆製品。

現在的人很難想象,豆製品在那會是嚴控的奢侈品,每戶的“豆製品卡”限定每月上、中、下旬的購買量,一個人的購買量僅四分錢。於是全家的豆製品都供應母親,但母親怎忍心獨享呢,總偷偷地讓我們吃一些。而向親友借卡借錢還難,無路可走的老爸只好鋌而走險。

某晚突然看見父親在燈下聚精會神地製作一物,想湊攏看看卻被他狠狠白了一眼。如是者三夜終於大功告成,那是一只單筒的放大鏡,直徑如啤酒瓶口,上綴一根寬緊帶,可以戴在頭上,凸光鏡則被固定在塑料圈上,塑



## 荒野無燈

文: 胡展奋

料圈又被絲線固定在硬板紙做成的筒壁上,硬板紙當然很硬,我們看着父親戴好母親常用的頂針箍,先用錐子鑽孔,然後一針針地頂進去,頂針箍多次被頂穿,鮮血每每沾滿手指。

我們不知他要干什么。母親似乎總激烈地反對着他。但這一天終於來了,那天他把我們叫過去,極其嚴厲地說,為了你們母親的病,我只好做一件違法事,你們誰要走漏風聲,我就不客氣!

門窗都被嚴嚴實實地堵緊了,屋內頓成密室。父親拿過一張已經作廢的豆製品卡,像鐘錶匠一樣戴上了放大鏡,手持極薄的“飛鷹牌”鬍子刀片,細細“修刮”起來,如同廖丹的“私刻”一樣,老爸的“私刮”,是要把卡面的圓珠筆書寫的購買記錄用最鋒利的刃口去掉而又不破壞紙卡的界面,使之循環使用。為什麼不使用橡皮呢,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橡皮和“褪色靈”都是對紙質印痕的粗放的“狂轟濫炸”,在筆迹去掉的同時,紙質原貌也

完了,一看就是塗改過的。

父親的“活”,縝密而且頗耗時間,每當結束時,總是汗流滿面,甚至面色青白,最初時他根本不讓我們接近,時間久了也就對我們鬆懈了,我們發現,在放大鏡的視野里,紙面像絨布,刀刀順着筆勢走,印痕只是被薄刃極其精確地削去了幾微米纖維,也就是極薄的一層,再用鋼筆桿一滾一揉,就是一張沒用過的新卡了。

那是一種真正的功夫活。“文革”時有人說我父親“特務嫌疑”,我相信他不是。但並不懷疑他受過一定的“訓練”,倘是自學,那就更了不起。

母親的病,一天天地緩解了,心事卻越來越重,怕東窗事發,40多歲人倒像偷吃禁果的大姑娘,一邊責怪父親的妄為,一邊接受他的饋贈。

—

如此大膽的塗改,性質之嚴重,在當時大約一如現在的“私刻公章”吧,一旦事發,起碼勞改。

我後來常常覺得父親的一生似乎一事無成,但現在自己年過半百了,回望父親,突然非常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氣。人生無奈。荒野無燈。如果他還活着,也接受採訪,相信他的回答一定比廖丹還解渴:“少扯淒美,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吧!”